

新猶太小說集

小說月報叢刊第五十四種

新猶太小說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Yeddish Short Storie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初版

（小說月報叢刊）新猶太小說集（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此書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編輯者 發行所 印刷所 總發行所 分售處

小說月報社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
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

商務印書館

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新猶太小說集

目次

禁食節·····	潘萊士著·····	沈雁冰譯（一）
貝諾思亥爾思來的人·····	拉比諾維奇著·····	沈雁冰譯（二〇）
冬（劇本）·····	阿胥著·····	沈雁冰譯（四三）
淑拉克和波拉尼·····	萬特羅夫著·····	沈澤民譯（七〇）

禁食節

新猶太 潘萊士 著

沈雁冰譯

一個冬天的晚上！雪拉靠近煤油燈坐着，正在縫補一雙舊襪。她工作不能快，因為她的手指凍得半僵了；她的嘴唇也凍成青紫色了；她時時放下活計，在房裏來回走着，想走熱她的一雙冰腳。

床裏的稻草褥上，睡着四個小孩子——〔床的〕兩端各露出一對小腦袋——蓋着些舊衣服。

有時這一個孩子身子一抖，有時那一個孩子一跳，擡出一個小頭來，悲哀啾啾的聲調叫着『餓呀！』

『靜靜兒睡罷，心肝，靜靜兒睡罷！』雪拉安慰似的說。『爸爸立刻就要回來，

帶些精美柔軟的麵包給你們。我總叫醒你們來吃就是。」

『還有點兒熱的東西罷？』孩子們啜泣似地問，『今天我們還不會有過熱的東西呢！』

『熱的東西，也有。』

但是她不能相信自己說的是什麼話。

她擡眼向屋中四下裏一看——無論如何，或者也還剩着一件什麼東西她可以拿去典當罷……沒有東西呢！只剩得空虛蕭條的四堵牆壁。一個破碎的火爐——一切都是黏溼而且冷冰冰的……火爐煙突的架上放着兩個三個的破碟子……火爐上放着一盞舊而毀傷的洋燈。屋頂的橫樑上，有一支釘，還掛着一些燈上遺下來的爛片碎段。兩個空床，沒有枕頭——此外就沒有東西了，再也沒有了！

過了些時，孩子們也都睡着了。

雪拉看着他們時心也痛了。

忽然她的一雙哭紅了的眼睛射到門口。她正聽得有腳步聲兒，沉重的腳步聲兒，落在那到下層室的扶梯上……洋鐵桶碰在牆壁上鏘鏘的聲響，忽而在左，忽而在右的，也聽得見了。

一線有望的光明現在又浮出在她那滿罩濃霜的臉上。

她把兩脚自相磨擦了兩三次，便踉踉蹌蹌立起來，走到門口。

她開了門，就從外面進來了一個面色灰敗肩膀廣闊的猶太人，挑着兩個空洋鐵桶兒。

『如何？』她輕聲的說。

他放下兩個洋鐵桶，除下扁擔，然後回答，聲音更低些：『沒有東西——什麼

東西都沒有沒有！一個人肯付錢。明天罷！他們都這樣。人人總說：明天罷！後天——月頭（初一）給你罷！

『孩子們已然一天工夫不會吃過一口的東西！』雪拉說時，一字一字的頓出來。『正沒有法子，他們現在是睡着——只能叫他們睡。唉，我的苦孩子！』她再也忍不住了，就低聲哭泣起來了。

『你哭什麼啦？』她丈夫問。

『哎，門達爾呀，孩子們餓極了！』她用力——然而無效的——要壓下她的眼淚到肚裏去。

『我們將來怎麼過活呢？』（她忍着哭低聲說）『光景祇是一天壞似一天罷哩！』

『一天壞似一天麼？不，雪拉來，我真替你羞我們今天此刻比去年此刻已經

好得多了。去年我們沒有食物，也沒有遮蓋（房子）。那時，孩子們整天滾在水溝裏，夜了就睡在齷齪的小巷裏。現在，雖然他們還不過睡在稻草上，卻已有一個屋頂遮了他們的頭。』

雪拉抽咽的聲音愈來愈響了。

她現在想起了她那被奪去的孩子了，去年在街頭被奪去的那一個。受了寒，病越來越沉重，到底死了——死了，好像是死在荒林裏一般——一些幫助也求不到——也沒有一塊地埋他——也沒有一句禱告爲他的靈魂祝福——他死了，只像熄去一枝蠟燭罷了！

他要想安慰她。

『不用哭了，雪拉，不要這樣哭！不要得罪了上帝！』

『唉，門達爾，只要他（上帝）會來救我們，就好了！』

『雪拉，爲你自己身子的緣故，也不欲這樣傷心呀！你瞧你已瘦成個什麼樣子！你不知道麼，自從我們結婚以來，於今正是十年哦，誰還會想到十年前你是鎮上唯一的美人呀！』

『而且你呢，門達爾！你不記得麼？你是被人稱做「勇夫門達爾」的，可是現在你是斷做兩段了，你有病了——你尙以爲我不知道呀——啊，我的上帝！』她竟放聲哭了，孩子們都在牀上嚇得跳醒過來，又哀號着『麵包，餓呀！』了。門達爾突然喊道：『那裏會來這種話！今天誰還想吃東西麼！』孩子們都吃驚，坐起來了。

『今天是禁食節呢！』門達爾接着說，臉兒一板正經的。過了好幾分鐘，孩子們纔聽真這句話。

他們都問：『這是那一種的禁食節呀？』說時快要哭出來了。

便是門達爾的眼也低垂下看着地板，他告訴他們，今天早上他讀聖經的時候，那本「噴達都西」（按此是指舊約聖書初五卷的專名——譯者）從書桌上墜下地去。『因為這樣，』他接着說，『就宣布今天是禁食節了，那怕是吃奶的嬰兒也欲照辦。』

孩子們都靜靜地不出一聲，於是他又往下說：『今兒這禁食節也和「阿東納蒙日」（按阿東納蒙意爲贖罪，即贖罪日——譯者）的那個禁食節一樣，欲從隔夜就開始的。』

四個孩子都從牀裏亂爬出來，赤着腳，只穿着一點兒破碎的襯衫，便在房內各處跳躍，大喊：『我們禁食罷，禁食，禁食，禁食！』

門達爾把肩膀遮住了燈光，免得他們看見了娘的淚珠正在直淌。

『哦，這就够了，孩子們，這就够了！禁食節也不是應該跳舞的。到了祝福的時

辰，我們方纔可以跳舞，叫上帝快活！』

孩子們都回到牀裏。

他們的肚餓現在忘却了！

他們中間一個女小孩，開口唱起來了：

我們的上帝呀，我們的王上呀……

在高山……

門達爾渾身抖了。

『唱歌麼，也是不應該的，』他說，聲音裏帶着哽咽了。

孩子們就靜下去，而且睡着了，跳和唱也使他們疲倦了。只有年紀最大的一

個孩子又睜開眼問他父親。

『爸爸，什麼時候我可以行堅信禮呢？』

『還不會到時候，卻也不遠了——再過四年，你一定還欲長得高大而且健壯。』

『那麼到了那時你也給我買一對禱告披巾麼？』

『自然要買的！』

『再有一個小袋來裝我的禱告書麼？』

『唔，一定有的！』

『再有一本小小的金頭的「西得書」麼？』（按西得書是猶太人在家舉行

「踰越節」時用的——譯者）

『有的，靠上帝的福！你必須向上帝禱告懇求，齊塞爾呀！』

『那麼我就遵守一切的禁食節了！』

『是的，是的，一切的禁食節！』（低聲兒加說一句）『世界的主呀，只不要再有像這一個的禁食節——不要像今天的一個了！』

*

*

*

*

列弘潘萊士 (Leon Perez) 是近代新猶太的著名短篇小說家，猶太新文學自阿布拉莫維奇 (Abramovitch) 以後，曾產生過培倫斯泰因 (Berenstein) 戈登 (Michel Cordon) 拉比諾維奇 (Rabbinovitch) 斯配克托 (Spektor) 潘萊士 等人，詩家有佛洛格 (Frug) 和古爾特佛頓 (Goldfaden)，直到本世紀初，還是著作不歇。但這些文家現在已都死了；現在還活着的文家是阿胥 (Ash) 和賓斯奇 (D. Pinski) 諸人。

潘萊士 是被稱爲『猶太的都德 (Daudet)』的，所著短篇小說之精奇，在

新猶太文學界中算是獨步。傑作貿易時印成單本後，曾惹起世人非常的注意。這部貿易時是一八九四年的作品，描寫當時的猶太人民的社會生活，教育狀況，都有深意；雖是一部小說，而實隱寓解決猶太問題的微意——只在這一點上，也和斯配克托的三人相似呢。潘萊士曾做了許多詩，最好的恐怕要算結婚樹的歌那一篇。他又曾做過某報的編輯，所著短篇小說尤夥，禁食節這一篇很可以代表他的思想和著作的全體面目。

猶太人現在是被壓制的民族；他們受人唾罵、鞭打、踐踏，所以他們的文學自然然而的都成了同情於第四階級的文學。他們有宗教，他們對於宗教的信仰極堅，因而對於將來的信仰也極堅，雖然是在『溼漉漉的抹布』生活裏，意志終不懈怠，精神終不頹喪——禁食節裏便含着這種思想。然而在他方面看來，也未嘗沒有對於「公理」懷疑的人；好像佛洛格那首沙與星的詩便是一例，這首詩說的是：

沙與星

月兒光耀，星兒都出來了，
夜色瀰漫了山谷和原野，
對着放在我面前的破碎古書
我讀着，我且再讀一遍喲。

神聖的古代遺訓，

終於很響地對我說：

•

『如天上的星——我的人民呀，
又如海濱的砂粒。』